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四十三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

變小雅　逸齋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周室在位之人以貪而致殘則下國之遠因亂而生怨幽王曾不加卹欲無禍得乎四月次於大東之後蓋大東乃貪殘之實而此詩則遭禍而怨刺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

百卉許貴具腓芳非亂離瘼莫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詩人於一章言四月之正陽至六月火星中而暑退於二章言秋日之淒涼致百卉之揺落於三章言冬日之烈烈而寒飄風發發而疾獨不及春蓋以春氣和暢萬物發育和平之象也夏時炎赫萬物暵乾秋時慘凜萬物凋落冬時隆烈萬物摧敗皆憂虞之象也詩人處亂世而遭禍難如在此三時故一章歎先

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不知卹乎二章歎遭亂離散於何所歸乎三章歎凡民莫不善我何為獨罹其害乎意作此詩者被禍尤甚故其怨亂若此也腓動也言百卉之揺動如腓然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古人言草木猶言禽獸大司馬蒐田獻禽以祭社則兼獸而言考工記天下大獸五則無羽者而言然則以栗以梅為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梅栗皆嘉卉

今乃廢其生為殘賊之物喻君子不遂其生莫知得罪之由也亦怨辭也

相息亮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云能穀

視彼泉水亦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之集禍於身何時而能善乎自歎如泉水之無清時亦怨辭也

滔滔土刀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似醉以仕寧莫我有

滔滔水大貌江漢滔滔尚能為南國之紀謂使衆水各有所統不至混然無别今王既無綱紀則君子雖

盡瘁事國莫知有我者謂其勤惰不分亦怨辭也

匪鶉^(徒丸)匪鳶^(以專)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匪鮪^(于軌)潛逃于淵

鶉鵰也鳶鷙鳥也其飛則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其潛則逃于深淵喻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皆遂其性君子獨不得其所殆草木之不如所以作此歌告哀於時王也自言君子猶左氏傳稱君子曰蓋假

君子之言冀王之聽信而改過也是詩八章皆興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大東專言賦之不均此詩專言役之不均以見幽王之時賦役皆不均平賦不均則以傷財而告病役不均則不得養其父母尤為可刺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古憂我父母

凡詩人言南北雖或指所見大槩南言其明北言其不明蓼莪言南山烈烈猶望其明也陟彼北山則不復望其明矣杞枸杞也以其甘而可食故人多采之喻王如北山而役我多於衆人也然我亦偕士子同從王事耳王事固不可廢敗奈何役我獨多使不得養其父母哉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與普同大而且周也率循也濵厓也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言溥天率土均為王臣而使我獨勞也上章既以北山微諷王之不明故此章不欲斥王而曰大夫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嘉我未老鮮息淺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張大貌傍傍旁出貌四牡方張大言其未息也王事方旁出言其不一也嘉善也以我未耄老為善

也鮮少也以我方將大爲少也旅陳也使我陳力以經營於四方也人臣方少壯有力宜爲國家之驅使特以其不均故可刺耳左氏傳庭實旅百杜預以旅訓陳是其證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戶刀或慘慘七感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掌或湛都南樂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諷議或靡事不爲

此三章皆歷陳不均之事彼則燕安居處此則瘁於國事彼則息偃牀第此則行役不止彼則深居簡出叫號有所不知此則慘慘憂戚劬勞無所辭避彼則棲遲於家偃仰自如此則王事所拘鞅掌無措彼則湛樂燕飲此則慘戚畏罪彼則出入風議專事口吻此則無所不為越其官守同為王臣而勞逸不均如此以見明不能察此其所以為北山歟說者謂鞅也掌也皆所以拘物謂為王事所拘也義亦通是詩六

章獨北山為興餘皆賦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說者以將為扶進此必大夫嘗在下位扶進位在上者初不知其小人也既而知之以為汚辱故悔而作是詩

無將大車祇支 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都禮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兮

乗車謂之大車國風刺大夫不能聽訟曰大車檻檻則大車亦大夫之所乗也車者君子之器故將之者以為榮今小人乗之則將之者以為辱曰祇自塵兮謂適所以自取塵汚也疷病也與小人並進其憂非一不可逭矣無為徒思祇自病耳曰維塵冥冥則為塵所昏也熲小明也自歎明不能遠故扶進小人而不知無為徒思不能出于所昬也曰維塵雝兮則為塵所蔽也重猶累也為小人所累則其行重而遅無

為徒思不能去其所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說者謂幽王曰小其明此鑿說也大雅有明明在下而此詩有明明上天故大雅謂之大明小雅謂之小明初無他義其悔仕於亂世則詩辭可見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泰苦念彼共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詩人稱天有三義或以比君之尊或窮則呼天或稱天以命衆大槩比君之尊多美詩也窮則呼天多刺詩也稱天命衆則美刺皆有之此詩謂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葢呼天而訴之也征行也徂往也艽荒遠之地也二月夏正之二月也朔日謂之初吉離歷也言自二月征行於遠地歷寒暑則歲暮矣而猶未得休息所以憂心大苦言其甚也共人謂僚友中温恭之人勇退而不仕者足以自樂大夫既悔仕而進退不

可恐不免禍所以涕泣如雨畏罪罟而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上章言初吉下章言方奥皆謂二月也何時可言歸歲巳莫矣蓋身獨而事庶亦從事獨賢之意也既自憂憚不暇故睠睠懷勇退之人而我畏上之譴怒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歳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懐歸畏此反覆(芳福)

方奥謂二月方煖也思歸雖切而王事愈益蹙廹感歳時之既晚采蕭穫菽各已訖事而猶未得歸因自悔此誰使之然乃我不知蚤去自遺此憂戚耳念彼退閑之共人雖起意言欲出宿與之款而不可得葢畏王政之反覆而不敢輕出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詩大槩與北山相類疑出一人之手北山始歎從事獨賢其終歷陳或燕燕居息與盡瘁事國之語此詩亦始歎念我獨兮我事孔庶故後二章遂歎同列之君子不宜常自安處休息使我獨勞亦宜靖共以效職正直之是務靖共則無驕慢正直則無回邪如

此則神將聽之與爾以福祿矣以鬼神為言規切之至也已則悔仕又以勉同列蓋賢者雖不得志不忘體國斯其所以為忠厚歟是詩五章皆賦也

鼓鍾刺幽王也

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蓋是時毛詩未行故據三家以為言耳此詩列幽王衆篇之中不應為昭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羊七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傷

忘

幽王飲酒於鎬詩人以為不能以自樂謂其不能與民同樂也鼓鍾於淮詩人為之憂心且傷謂其不能憂民之憂也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廵之事遂欲闕其疑竊謂古人之事不見於史者多矣幸而見於六經且經聖人之删取豈不愈於史乎鼓擊也將將聲之揚也湯湯溢貌詩人於亂世聞王鼓樂之聲反以為憂傷因思和平之世淑人君子鼓樂于此與民同之

信可思而不可忘也

鼓鍾喈喈(皆)淮水湝湝(戸皆)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聲之衆也湝湝則不溢矣悲亦傷也淑人君子所以能與民同樂以其德無回邪故也

鼓鍾伐鼛(古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留)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大鼓也水中可居曰洲言水退則洲出也妯心動

而不寧也淑人君子與民同樂其德不若幽王之獨樂也始言水之溢次言其不溢次言其水之退以見流連之久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七心

此章雖皆言作樂然謂古之與民同樂如此以明幽王之不能然也鍾聲欽欽則其聲之可敬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則其聲之克諧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言播此二詩於籥皆不僭亂也幽王之樂亦古

之樂耳聲音未嘗變而聽之者自不樂耳或謂古樂器有雅塤頌塤雅瑟頌瑟雅箎頌箎雅簫頌簫獨風無其器謂吹雅於籥可也今乃雅兼南言之何哉竊嘗考之儀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說者謂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既言合歌則聲必周旋相應所謂不僭者如此故周官有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之說則國風雅頌皆可播之管籥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楚茨[徐]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章皆記農事蓋周家開國以此幽王不知稼穡艱難忘其本矣故詩人詳舉先王盛時之事以告之信南山之序明言成王之業觀四詩所詠非成周盛時不能如此前二篇言宗廟祖考王者之祭也後二篇言方社田祖農夫之祭也序此篇者推原幽王之亂始由政煩如所謂衆多如雨

是也政煩則賦重如所謂困於役傷於財是也故下則人民勞苦生業遂廢田萊所以多荒上則昊天疾威災異薦臻饑饉所以降喪人失其養則民卒流亡神失其依則祭祀不饗君子思古以刺之無一辭及亂世之事下三篇亦然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為正雅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勑留自昔何為我蓺黍稷魚世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

以妥湯果以侑以介景福

茨蒺藜也棘荆棘也此章謂后稷教民稼穡之初凡楚楚茨生之處棘抽發其間在昔何為言無用之地也自后稷教以藝黍稷皆為良田故子孫皆知務農我黍與與相與而生也我稷翼翼相翼而生也大雅曰乃積乃倉此在都者也國語曰野有庾積此在野者也在都者既充盈在野者以億計則豐饒可知矣於是人君則為酒食以饗祀而報先祖之賜禮曰尸

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說者曰妥使安坐也尸告飽祝獨侑不拜說者曰侑勸也先祖既饗其祀遂介助主人以大福也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如此

濟濟子禮蹌蹌七羊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或肆或四將祝祭于祊蒲彭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福之事濟濟蹌蹌步趨之容也絜爾牛羊滌牲而芻之也冬祭曰烝

秋祭曰嘗剥解其皮也亨餁之使熟也肆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說者曰廟門曰祊䰟氣無不之故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諸陰陽之閒也如此則祀事甚明備矣其奉先祖可謂大矣於是神靈來饗孝孫可謂有慶矣孝孫指主人也主祭而鬼神饗之所謂慶也介助以福是乃神之報主人也五福莫先於壽萬壽無疆人主之福也神保猶言天保楚辭謂之靈保

鬼神之稱也

執爨七亂踖踖七夕為俎孔碩或燔煩或炙之石君婦莫莫麥為豆孔庶為賔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案少牢禮雍人有雍爨廩人有廩爨蓋雍爨以亨羊豕廩爨以炊黍稷踖踖謂執爨者容之敬也俎以載牲體所貴乎孔碩謂其大也豆以共内羞庶羞所貴乎孔庶謂其多也燔炙從獻者也周官量人凡祭祀

饗賔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說者曰從獻者肉殽從酒也儀禮特牲主人獻尸賔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說者謂難熟者近之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后也天子曰君婦餘皆謂之主婦也莫莫静而敬也言后佐王供豆籩其容如此既祭之後則有歸賔客俎留同姓燕之禮獻酬交錯而不倦禮儀備而卒合於度笑語洽而卒得其宜此兼賔客同姓而言之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賔飲一示民有

工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神既來格來饗故報以介助之福使君萬壽神以是酢君也

我孔熯呼但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蒲必芬孚云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乾也人勞則中乾此言奉祀者雖勞而用禮莫有過愆敬之至也善於事曰工於是善於為祝者致神之意以嘏主人徂往也賚予也謂神往賚子孫以福

也苾芬者飲食之氣也苾猶言有飶其香芬猶言有椒其馨此舉牲酒之奉而言之也子孫之奉祀馨香如此故神亦好其飲食卜爾以百順之福如幾猶言如期謂不遲晚也如式猶言如法謂不乏少也既齊既稷備其物也既匡既勑盡其誠也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實其器以黍稷而執豆籩者皆嚴正而謹飭此舉粢盛之奉而言之也子孫之奉祀物與誠兩盡如此故神亦永錫爾以皇

極之福使億萬斯年而不替也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直列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儀既備言禮之無闕也鍾鼓既戒言樂之不亂也此祀事既畢孝孫徃於位而立矣祝於是告利成焉謂致尸意於主人也具皆也言非止一神也皇大也尊其尸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誠敬之至如神

在也諸宰謂膳夫之屬廢徹諸饌君婦親徹豆籩而
九嬪之屬賛之也不遲不敢以祀畢而慢其事也自
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備言燕私少牢注云利
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此燕私之禮也祭在廟燕在寢故樂具而入奏於寢

也諸父兄弟既同燕私皆祖考之綏我後人之禄也於是既進其殽莫有怨言皆相慶幸醉飽之後咸稽首而言謂神既嗜君之飲食報君以壽考矣君又能推神之惠及時燕樂禮無不盡者豈惟一時之福哉當子子孫孫毋替此福而引長之也此同姓稱願之辭是詩六章皆賦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序言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蓋推本而言之自禹能盡力溝洫然後后稷播種之功可施是農功自禹始也故魯論有禹稷躬稼之說況禹貢成則三壤成賦中邦則所謂丘甸之法亦始於禹至成周命司徒井牧其田野而後其法大備故孟子謂夏后之賦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其實皆什一也幽王既慢其經界井地之法漸廢故詩人刺其不能疆理天下則成王之業不修而遂忘大禹之功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見田之畇畇匀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南山指周之終南而言信之一字謂視南山之田而後信禹之功信成王之業也曽孫指成王也禹言甸而成王言田葢甸舉其略田言其詳也丘甸之法至成周詳矣言疆理必曰南東其畝葢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凡詩言南畝亦取此義或曰南東順地勢及水之所趨義亦通

上天同雲雨(于付)雪雰雰(芬云)益之以霢(亡革)霂(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冬日上天同雲言雲四合一色將雪之候也雪欲盛雰雰雪盛貌雨欲微霢霂雨微貌方冬盛雪之後及春繼以微雨則潤澤浹洽豐年之祥也故曰生我百穀

疆場(亦同)翼翼黍稷彧彧(於六)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我尸賓壽考萬年

場畔也翼翼形相比貌彧彧色成文貌畀與也言疆場之閒黍稷既豐可以為酒食與賓尸獻酬而神報之以萬年之福也亦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

中田有廬（力居）疆埸有瓜是剝（邦角）是菹（側居）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井田之制百畝之田其中二畝半作廬以便田事而其畔則種瓜以盡地利夫斷壺食瓜本以養農夫今乃剝削淹漬以為菹以供祀事葢王者之祀貴乎備

物大至於玉帛牲牢微至蘋蘩薀藻無不用也而以
瓜為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
舉至微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
成而報祭也孔子居鄉黨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
也以此見古人祭祀物雖薄而誠則至故受福亦厚
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聊

清酒取其絜清之義若所謂玄酒是也祀事用鬱鬯并五齊又有三酒以供諸臣之所酢騂赤色周所尚也刀有鸞貴其割中節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上章言瓜菹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此章言牲酒因物之重以見其備也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又冬祭曰烝苾苾芬芬馨香上達也祀事於

是明備矣王者之祀旣惟先祖之是大則先祖之報

必助以萬年之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詩雖爲祈年而作而首章言取民食農省耕興畊

之事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先王之事每每如此

此闕省耕之詩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云或耔黍稷薿薿魚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俾明也甫大也九夫為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税百夫其田萬畝此謂一成方十里公田所取之數也歲取十千則取民有制矣陳為委積也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若遺人之待施惠旅師之平頒其興積廩人之待匪須賙賜之類也食我農人則食農有備矣古之大有年乃能為此舉所謂補不足是也今適南畝省耕也王者親適南畝見農夫之在田或耘謂除

其草或耔謂壅其本黍稷薿薿然茂盛於是攸介以助相之攸止以休息之烝進也進髦士而用之若遂大夫之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是也後世力田之科亦古之遺意管仲之治齊也農之子常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而工商之子不與焉蓋士出於農古之道也

以我齊(資)明與我犧(許宜)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

我士女

齊與粢同稷曰明粢純色曰犧以明潔之齊與純色之羊以祭社稷及四方之神此王者省耕時所見農夫之祭祀也祭祀既畢喜其田之善農夫於是相慶琴瑟並用擊鼓為樂以迎田祖之神以祈甘雨之至以助稷黍之生以為士女之食此皆先王盛時民俗如此王者因省耕見之而喜故詩人思而詠之若王者祭社稷則當用大牢不當用羊王者祭四方則歲

徧不當因省耕祭於田間詩人以粢盛犧牲田畝黍稷士女皆王國之人物故以我言之若必以粢盛犧牲為王之親祭方社則我田亦為王之田我黍稷亦為王之黍稷我士女亦為王之士女可乎理既不通且無王者省耕親祀之禮不可不辨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彼南畝田畯喜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饁，餉也。）（田畯，子峻。）（攘，如羊。）（易，以豉。）

曾孫謂成王也再言曾孫來止詩人樂道省耕之事故再三言之王者省耕見農夫之婦子以酒食餉於南畝見田畯往來其間喜而攘取酒食以嘗其旨否見禾之易治於長畝知其終善而且多於是成王亦喜其農夫之能敏於田事故無所譴怒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如坻直基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稼禾也謂有藳者也庾積穀於野也茨屋蓋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禾如茨之密如梁之穹庾如坻如京之高於是求千倉廩以貯之萬車箱以載之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稼庾皆言曾孫與上章我齊明我犧羊之意同首章王者之施也卒章農夫之報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甫田既言省耕之事大田疑為省歛而作其閒雖及田祖興雨之祝葢備陳田閒之事所謂不穫穉不歛穧遺秉滯穗皆矜寡之所資幽王之時田萊多荒既不復有此又不能省歛以助不給故矜寡不能自存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章勇 以冉

此章美成王知稼穡艱難留意農事故農夫皆盡力於南畝以順承成王之意大田非一田多稼非一稼也稼之類既多故差別其種戒飭其具豫備其事覃利也耜欲其利俶始也田事之始百穀既皆播種庭猶庭然言直而明也碩大也謂其立苗無邪曲而明白所以苗長而碩大也農夫之治田如此凡以順承成王之意不敢鹵莽滅裂故曰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才老既堅既好不稂郎不莠餘久去起呂其螟莫庭螣

徒得及其蟊(莫侯)賊無害我田穉(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方房也謂房甲始生實而未充曰阜堅成也好美也謂既成而美此皆禾生之次第也稂童粱也禾生而不成者莠似苗也似稷而無實者不稂不莠謂禾皆善也禾既善矣當去其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害既去矣雖禾之旁出而穉者亦成況其長茂者乎時和歲豐蟲蝗不作民不知所自以為田祖有神盡持此蟲付之炎火耳

有渰(於檢)萋萋(七西)興雨祁祁雨(于付)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穧(才計)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萋萋言如草木之茂密也祁祁多也時雨貴多先公而後私民之言如此謂因雨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實賴君之餘惠也穉謂旁出之幼禾穫不及者穧謂既刈而束不及者遺秉謂失墜而載不盡者滯穗謂折亂而收不盡者先王盛時百穀豐稔農

夫力不能盡取故矜寡獲其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曾孫來止謂成王來省斂也見其婦子之饁田畯之喜與耕時無異又所來之方皆見農夫祭田祖之神用騂黑之牲與黍稷之盛以享以祀欲神助君以大福此皆記斂時事也農夫樂君之省斂因祀而祈君之福忠厚之至也甫田大田皆農夫之祭也說者以

方社與禋祀為王者之祭夫方祀之說前篇既辯之矣國語以精意以享為禋凡出於精意固皆可以為禋不必拘以王者禋祀之說騂黑二牲在王者用之則禮有所宜稱農夫田間則騂黑皆可用亦不必拘以王者陽祀陰祀之說況大田卒章方詠婦子之饁田畯之喜不應遽及王者之禋祀學者試思之是詩

四章皆賦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焉

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為諸侯非也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彼以天下之中便於朝會遂為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修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至此東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故以君子至止為言盖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即天子六軍又言萬年

亦為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侯也序言爵命賞罰

葢天子會諸侯之不可無者不必於詩求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昧韐閤

有奭許力以作六師

詩人思昔日瞻洛水泱泱而深廣天子至此朝會諸

侯福祿如屋茨之多天子既至六軍必從之以為扈

衛所見韎韋之韐奭然赤色者乃將天子之六軍者

也周官凡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

䟽注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琫必孔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壽保此王室也鞞容刀之鞘也琫工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能爵命諸侯則福禄不特在已
如茨之多又能同於下因祝其萬壽保此家邦家邦
猶言王家王國也是詩本思古明王若三章皆以君
子為諸侯則是詩思古諸侯非思古明王也況六師
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先儒特末之思耳是詩三
章皆賦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

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世禄與世官不同世禄謂賢者以其徳功臣以其功皆不當棄絶之宜與之禄使之似續其先人故文王治岐仕者世禄孟子所謂世禄滕固行之者是也世官謂世守其官雖故家巨室其後不能皆賢若桀以祖父之官命之則敗事者多矣故商紂無道官人以世孟子所謂葵丘之命士無世官者是也是詩為小人在位所用皆好讒善佞之徒而賢者功臣之家雖

有子孫之賢可以似續其先人者皆不見用故舉古

之世祿以刺時之不然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呂）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處兮

裳猶裳然取其色之黄故下章言芸其黄又言或黄

或白今唐棣野生於荊棘叢中有黄華者有白華者

雖二種實一類最為茂盛故詩人取以喻賢者功臣

之家其子孫之賢有如華葉之盛使人見之傾寫向

慕國家能用之必致安富尊榮譽處言有美譽可安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華之盛也賢者功臣之子孫有文章如此國家能用之當享天下之福慶言福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或黃或白則二華相間以見子孫之賢者為多國家能使之乘軒車駕四馬則六轡沃然而華潤足以為邦家之光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右不必分為陰陽吉凶之事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

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弃絶之也是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皆比而賦之四章賦也

桑扈　户下同　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篇之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

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而觀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戶

桑扈竊脂也交交往來貌其羽鶯然有文以喻朝廷之間君臣上下有爍然之文以相接胥皆也君子能與臣下皆樂宜其為天之所福謂有以受之也君子謂王者也魯僖公與其臣燕樂詩人頌之曰于胥樂兮亦此意也竊脂之說見小宛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

其領亦鶯然有文與羽同也君子能與臣下偕樂宜其萬邦所屏衛謂有以致之也

之屏之翰百辟壁為憲不戢莊立不難受福不那

翰榦也義與屏同或謂屏翰二物以蔽為義翰以榦為義亦皆衛上之意言朝廷既有禮文為天下之瞻仰故萬邦皆知衛上而百國之君必來取法矣戢斂也那多也言自非君臣上下自斂以禮法以為難而不敢忽亦安能受福如此之多也

兕（徐履）觥（古橫）其觩（虯）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敎）萬福來求

此章指陳不戢不難之事夫飲酒者多卒乎亂古之王者雖設兕觥觩然不用雖飲旨酒而能思柔順所謂飲酒温克也非自斂以禮法乎為人上者多失之慢易古之王者必恭儉禮下交際之間無所敖慢所謂接下思恭也非以為難而不敢忽乎為君如此則雖無事於求福而萬福來求之矣幽王之時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是自求禍也是詩四章一章二章比而

賦之三章四章賦也

鴛(於袁下同)鴦(於良下同)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思古之詩多矣而此詩與瞻彼洛矣之序獨謂之明王蓋交萬物自奉養治已者也賞善罰惡治人者也治已不明則不能制欲必至於奢侈無度治人不明則不能知人必至於功罪不分二者雖為患不同而皆生於不明故序詩者表而出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莊立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廏救摧采臥之秣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之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王者之用物多矣前二章獨取鴛鴦以明交萬物之道王者之自奉亦多矣後二章獨取乘馬以明自奉養之節蓋鴛鴦物之微者必於其飛而後以畢羅掩捕之則取之不欲其盡故在梁者得以戢翼而安所

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也乘馬固將用其力然其末用而在廏則與摧秣而已所謂馬不食粟以言其儉也舉鴛鴦一物而言則不殺胎不覆巢不麛不卵之類從可知矣皆交萬物之道也舉乘馬一物而言則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可知矣皆自奉養之節也明王之仁儉如此詩人何以祝之欲其萬年在位享福之遠饜無不宜者而艾猶言遐也綏而安猶言宜也說者以摧為莝以秣為粟謂有事則秣無事則莝且國

風有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之說則秣亦芻耳非粟也但末用在廄姑與之芻已足以見其節詩人本不分無用有用止以摧秣顛倒言之可見秣果非粟也或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葢左不用而右便此亦足以廣異聞故附其說於後是詩四章皆賦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頍 缺婢

交際之道惟酒食可以通情接懽暴戾之人於同姓及九族所冝厚者皆不能講宴樂之禮何如其薄也故同姓諸公刺之序詩者目之以暴戾無親則情不通而懽不接孤危如此可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者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鳥)與女蘿(力多)施(以豉)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亦)既見君子庶幾説(悦)懌(亦)

頍者圍項而結之也弁皮弁也賔之初筵謂賔既醉止側弁之俄此燕而服弁之證也幽王既暴戾無親徒頍然有弁在首宜燕而弗為然則實維何用乎既有旨酒嘉殽所當與燕者豈異姓疏遠者乃兄弟耳非他人也何為弗能燕也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依松柏而生喻同姓依王以有立君子指王也未見王之燕樂所以憂心弈弈而不定誠能講燕樂之禮則心庶幾不憂而悅懌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何期期於何用也既時謂有時物也具來謂畢集也怲怲憂盛也臧善也見王之燕樂則庶幾有善之可望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

酒今夕君子維宴

在首謂弁徒在首而不知用禮也阜謂盛多也甥舅兼外戚而言也上二章止及同姓兄弟此章則及九族矣九族謂父族四父於五服之內一也父姊妹所適之家二也已姊妹所適之家三也已之女所適之家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家一也母之母家二也母姊妹之家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家一也妻之母家二也暴戾之人始不能燕樂同姓是於所厚者薄也終不

能親睦九族則無所不薄矣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將雨雪則霰先集王始不親同姓霰集之喻也既而不親九族則雨雪之喻也九族既離則死亡無日矣與王相見亦無幾也雖然諸公乃同姓未忍絶王也猶兾王因我言而悟即今夕以酒食燕樂復可以収人情而延國祚也卒章寓怨而不悱之意忠厚之至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車舝胡瞎下同大夫刺幽王也襃姒嫉疾妬丁故無道並進讒

巧敗^必邁^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是詩以褒姒之嫉妬故思得賢女為君子之配耳序詩者極言其事雖是詩所不及考之他詩所詠如師尹而下七子與姻婭皆無道並進之實也如申后見黜太子見逐暴公譖蘇公寺人傷於讒與夫巧言青蠅之作皆讒巧敗國之實也如大東困於役傷於財如四月之貪殘致禍如北山之役使不均如楚茨之

饑饉流亡與夫矜寡不能自存之類皆德澤不加於民之實也略舉數端則序詩者之言初非溢惡而其禍皆始於褒姒之嫉妬則二南無嫉妬致天下被其化而王道成亦非溢美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古活功究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舝鍵也在車軸之首以鐵為之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間關設舝聲也季女猶言幼少之女思孌然美好之

季女欲以此車往而迎之也括會也詩人謂思彼季女非飢也非渴也望其德音來會於王甚於飢渴耳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亦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為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呼報爾無射亦

平林謂平地之木成林也鷮雉屬尾長而肉美語曰

四足之美有麃二足之美有鷮蓋麃獸之似鹿者鷮鳥之似雉者碩大也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碩女以其德之碩也辰時也謂碩女及嫁者以平林喻碩女之處王宮當有美德來教於王故用以燕樂且有美譽所以中心好之無有厭射也詩人以雎鳩摯而有別喻淑女以鷮之介而有守喻碩女亦類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此章言若果得賢女以配王則人情喜樂雖酒不必旨亦可飲殽不必嘉亦可食雖德之所不及者亦用以歌且舞言思賢女之切惡褒姒之甚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其柞子洛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叙兮鮮息淺我覯爾我心寫兮

此章言求賢女之道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柞薪故

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賢女亦當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鮮少也王既不能求賢女使我鮮見之所以心傾寫而不能已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孚非）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章言慕賢女之深也仰言瞻也景言大也山之高者人必仰而瞻之行之大者人必效而行之詩人以高山喻賢女之行謂其行之大可使天下效而行之

故四牡欲騑騑而疾六轡欲如琴之調往迎此賢女以配王且言使我得見王之新婚此賢女則足以慰我心之憂矣亦惡褒姒之深故為此言也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特善也惟惡亦然大姒不妬忌天下化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褒姒嫉妬天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故易言正家而天下定禮言欲治國先齊其家聖人詩首關雎其旨深矣是詩五章一章三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青蠅（餘仍下同）大夫刺幽王也

幽王好信讒故詩人屢刺之聖人亦存其詩不一而足以見其深可惡亦深可戒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煩）豈（開在）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讒人罔極構（古豆）我二人

青蠅善汚物白者點以黑黑者點以白眞讒人變亂是非之喻也又其終日營營往來在人衣冠几席間

驅去復還讒人態度其實如此故詩人詛其遠止于樊樊藩也曰棘曰榛亦為藩之物皆惡其近人欲遠去之也今人欲驅蠅者置竹枝藩牆間灑以酒漿俾之逐臭而往是亦詩人之意歟一章言王者當以樂易為心無信讒人之言二章言王終信之所以讒人為禍無有窮已交亂四國謂傳播四方更是迭非亂之道也三章言構合我二人以見禍二人謂已被讒王聽讒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賔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湎莫衍淫泆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皆不失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三章言飲酒卒於亂蓋以刺時也作詩之體固不一而是詩備言酒之所以成禮與所以生禍者尤為著明足以為萬世之戒武公之賢即此可見韓詩以為武公飲酒悔過乃傳授之妄

安有能為此言而有酒過况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為已設哉序詩者發明幽王所以飲酒無度蓋由媟近小人之故是以上下胥傚沈湎淫泆一時老臣有如武公深規切諫辭旨丁寧尚不知悟則流亡之禍豈可逭哉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籩豆有楚殽（戸交）核（戸革）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初筵初即席也左右賔客也秩秩有序也殽豆實核
籩實也楚齊列也旅偕陳也和言調美也孔偕齊一
也鐘鼓言既設葢大射不遷改懸樂也舉醻言逸逸
葢獻醻貴於安徐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者抗舉也
前三日雖設其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將射司馬
命張侯始脫束繫左下綱大侯張則弓矢亦張有其
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者同比其耦也天子大射
賔射皆六耦獻猶奏也奏其發矢中的之功也發彼

有的以祈爾爵者的質也祈求也射不中者罰以豐爵發矢之時皆曰我以此求爵汝也射義曰求中以辭爵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則此爲大射明矣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籥管也秉籥而舞文舞也與笙鼓相應則樂和矣烝

進也衎樂也和奏則言其樂烝衎則言其禮進以禮樂而樂有功烈之祖百禮無不備故謂之洽也壬任也謂任其事者林衆也謂衆為役者純一也嘏福也祭祀之禮既有壬以任其事又有衆為之役則神錫之福亦純一而不已至子孫猶獲湛樂之慶也於是祭畢與諸臣疇酢如賓客之禮各奏爾能皆奏祭畢能其事也仇耦也室人主人也朝則為君臣燕則為賓主臣既以手舉爵與君為耦主人入而又酌以疇

賓蓋用賓主之禮忘君臣之分也酒所以為養故謂之康爵亦以明醻酢之爵異於射之罰爵也君臣既飲康爵乃各獻其時物所謂以奏爾時也君臣相爾汝親之也與天保卷阿之意同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袁)舍(捨)其坐遷屢舞僊僊(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既言古人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

今之飲酒未醉與既醉之狀以刺之謂今之飲酒始即席固亦溫溫而恭有足觀者奈其未醉則威儀皆顧禮而反復無倦及其既醉則威儀皆幡幡而舉動不定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僊僊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謙下既醉之後則怭怭而媟嫚此之謂為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尤）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專言飲酒及亂情狀如此載號載呶讙譟多言也亂我籩豆參錯禮器也屢舞僛僛舉動不正也郵過也醉者自諱其過也側弁之俄冠既傾側俄然墮墜也至屢舞傞傞則舉動為樂不知止矣於是戒飲酒者曰既祭而燕是謂飲福若醉而能出則均受其福矣今醉而不出適所以戕伐其德故飲酒甚善者以不失其令儀耳可不戒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上章既戒以飲酒之令儀卒章又申戒不醉者當自省謹謂凡今在燕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古人飲酒所以立之監以察之佐之史以書之正為醉者設耳今廢此職無以止其過既知彼醉者為不善今反以不醉為恥何哉因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蓋彼既

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然則欲其不至甚慢則聞其口出非所當道之言勿與之交談聞其口道無所由來之事勿與之論難以醉人之言事殊不可信謂未出角童首之童羊為已出角之羖豈理也哉彼飲酒至三爵已不識義理如此況敢又多飲乎此皆戒不醉者之言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或立之監疑即執法也或佐之史疑即御史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

謹按第三頁前六行傳椟赤楝也刊本楝訛棘據

爾雅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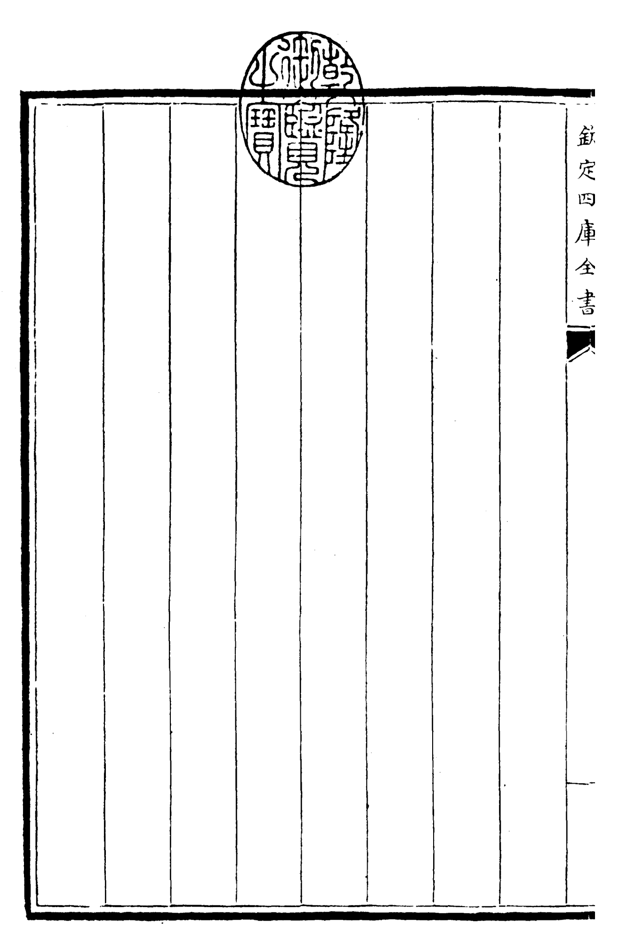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一行傳徵至蘋蘩薀藻刊本薀訛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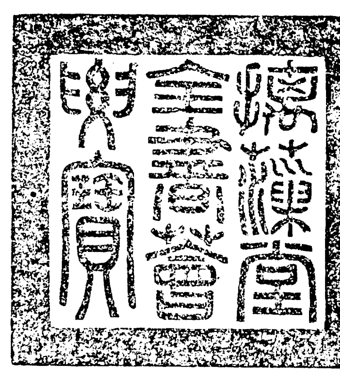
今改

第四十五頁後五行傳則忪忪而媟嫚刊本忪訛

怭據經改

後七行經屢舞僛僛刊本僛訛僛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二十一

逸齋

變小雅

鼓鍾 下同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樂 胡老 自樂 下同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凡思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惟下泉思明王賢伯上二章刺時卒章乃有思古之言賓之初筵不言思古而首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大田止言矜寡不能自

存桑扈止言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未嘗言思古而二詩皆陳古事獨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與衆篇特異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説遂以是詩三章為武王之事殊不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詩之意其閒有詩所不及者甚多未易恙舉竊意序詩者謂周之鎬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其性故武王居之則為可樂今幽王雖居鎬京而萬物失其性幽王豈能獨樂

哉故於詩人言所不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與孟子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同何以知其非武王之事以詩人之辭意而知之也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其首王在在鎬豈（若在）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其居

詩人以魚躍于淵為得性以魚在于沼為非樂今言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蓋水必淺涸然後魚在藻間雖跳躑往來人皆以為魚之樂然此乃魚窘迫之狀非其性也惟浮蕩小魚或弄水草以求口食亦時焉而已至依于其蒲則窘又甚矣不敢動矣前言在藻猶為在淺水之中已首尾俱露為人所見後言依蒲則蒲生于岸姑依此以匿其形耳豈非不得其所乎況頒大貌莘長貌首大而尾長乃魚之瘠者水深而魚肥必頭小而尾短今猶可驗也詩人非直謂魚之失

性也葢以魚譬民謂幽王之民處於亂世其處廹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依蒲也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綏之又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王者之燕樂也今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飲酒樂豈有那其居猶言王何在在鎬也王雖在鎬飲酒豈而又樂樂而又豈乃沈湎獨樂耳能安其居乎玩詩人之辭意以推見物理知其非武王之事也或曰詩人言萬物盛多既取魚麗故言萬物失性乃取魚藻以為舉魚一物之失

性以見他物皆失性也意亦通然不若以魚譬民於義爲長蓋人爲萬物之靈言萬物失性則民可知矣

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遥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此詩之序有見微之説案史記褒姒不好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數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冦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婦人至以烽燧爲戲自常人觀之以

為事若甚微君子憂之以為後真有冦諸侯不信則將罹大禍及廢申后去太子宜臼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火莫有至者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盡取周賂而去豈非大禍乎且無故而召諸侯可謂侮慢矣及其至也又不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之王者所以待諸侯者無所不用其至未嘗忽於其微況敢數徵會而無信義邪盖深譏數舉烽火之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觱必沸弗檻衔覽泉言采其芹巨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匹弊鸞聲嘒嘒呼惠載驂七南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弗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舒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子落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左右亦是率從汎汎芳劒楊舟紼弗纚力馳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

頻尸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詩人以物為喻惟國風為多二雅則主於言政亦時取物以見意是詩五章皆以物為比幾與國風相似雖曰陳古事乃變雅之體也菽葉謂之藿案公食之禮饗賓有鉶羮用牛則以藿芼之此物之微而可用者也既欲其用可無器以貯之乎楚葵謂之芹案醢人之職加豆之實以芹為菹則配以兎醢此物之美而可貴者也既欲其美可無泉以養之乎赤芾以蔽

滕而其下又有行縢邪纒於脛謂之邪幅左氏曰帶裳幅舄言其相副也枝葉蓬蓬而盛由維柞之根本有以滋之楊舟汎汎而流由紼縭以為纚有以繫之五章取五物雖各有其義大槩皆言天子之於諸侯不可無錫命之禮也一章采菽之喻謂將采菽以為筐必有筐筥方圓之器以貯之況王者之於諸侯可無禮以寵之乎今於其來朝既欲予之以車馬之富又欲予之以衮服之貴則所以寵之者甚至故其言

有加而無已也二章采芹之喻謂將采芹以爲葅必有觱沸涌出之泉以養之况天子之於諸侯可無澤以及之乎今於來朝視其旂則淠淠而飛動聽其車則嘒嘒而中節而其馬又或驂或駟而不亂則所以惠之者有素故其所届有威儀之可觀也三章赤芾之喻謂赤芾之在股所以蔽其下而其下則有邪幅以副之不敢以有蔽而不自偪束也以况諸侯雖蒙王者之蔽覆自能偪束來朝以交於上不敢紓緩故

天子喜之又欲予之也天子既予之故諸侯樂之以為天子之寵命是以福禄申重於我也四章維柞之喻謂柞木之枝葉蓬蓬而盛必賴根本之壯以滋之故枝葉亦能為根本之助以況諸侯既被王者之澤以富彊其國故其力足以為殿於天子之邦以禦後患蓋諸侯附綴於天子誠如軍之有殿以其能禦患所以能同天子之福禄也諸侯同天子之福禄豈惟一己哉凡左右之臣皆平平而辨治亦是率從諸侯

而受福禄也五章楊舟之喻謂以楊木而為舟汎汎於中流必得紼纚以為纜而繫之故舟之涉險斯能無飄泊之憂以况王者有信義以維持諸侯既可以無患而天子又益庇之如葵之衛其足蓋天子為天下首諸侯乃足也以其頼天子之庇所以受福禄之腺厚也諸侯受福禄之厚豈止一端哉凡所以優游享其逸樂者亦是福禄腺厚而至此也竊嘗謂君臣交際之道貴乎兩盡也桑扈言彼交匪敖上之交乎

下也采菽言彼交匪紓下之交乎上也上能匪敖則能接下矣故受福於天曰萬福來求受福於天也下能匪紓則能謹度矣故受福於君曰天子所予受福於君也彼交匪敖有天道下濟而光明之象彼交匪紓有地道卑而上行之象君臣同以彼為稱猶君臣同以爾為稱也是詩五章皆比而賦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指言兄弟蓋作此詩者其兄弟乎夫天屬友愛所宜厚者而至於相怨則九族可知矣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凡同禀血氣於父祖上世者孔氏謂如骨肉之相附然則宗族皆可謂之骨肉此其證也自古不親九族多因讒佞之間如晉獻公信驪姬而去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而逐屈氏此其尤著者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

騂騂(息營)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遠矣

此章言兄弟親族不可相遠也騂馬赤黃色古人角弓多以朱漆飾之又彤弓亦言其赤也說者以騂為調利於訓詁不通且是詩言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謂弓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既言翩其反矣謂其弛也乃以調利釋之可乎角弓雖外反乃角之性本然張而內向乃矯揉為之也故喻兄弟之相親當如弓然亦猶以唐棣之華反而不覆比兄

弟之意同也在物猶能知反況兄弟與昬姻皆不當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章言上不能親睦則下必化之也爾指王也凡美詩爾其君親之也刺詩爾其君鄙之也謂王與兄弟親族相遠則民必皆然矣葢上之所為是教民也下之所為必傚上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處若 羊主

此章言民之化上惟不善者易動若其善者固不肯變也此令兄弟乃其善者也故王雖化之以薄自能寬裕相容惟不令兄弟則交相為病不復相容矣人情多然詩人之言信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此章言不善者之化上殆有甚焉謂民既喪其良心不知反己惟知望人故各據一方而相怨猶言各守一見各持一説不肯相體恕也既不相體恕故相譏

相傾以取爵位無復遜讓至於亡而後已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飼於據如酌孔取

此章言民既不知相遜則無復長幼之節其長者反

聽於幼者是老馬反為駒也不顧其後乃戒幼者之

言也謂幼者亦將老矣他日其如少者何彼之貪冒

不遜如食物者宜知饇飽而不能止如酌酒者但知

多取而不知節安得不生疾患邪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此章言民既不遜矣王宜改過親親以化其薄俗今王方且又以薄化之如猱猱之跳踉又教之使升木也如塗泥之污穢又以塗附著之也徽美也猷道也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動化於上則小人相與連屬於下皆效王之所為矣

雨雪瀌瀌（符驕）見晛（乃見）曰（越）消莫肯下（遐稼）遺（惟季）式居婁（力住）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莫侯）我是用憂

此二章以雨雪喻人之讒佞以見晛喻王之明察晛

日氣也雨雪雖瀌瀌而盛見日氣則盛者消矣今王乃不肯以恩義下及九族而自居以驕慢且屢爲之而不知止是不能明察也彼讒佞何由而去乎雨雪雖浮浮而積見日氣則積者流矣今王骨肉相視如南蠻髦夷然謂無中國之禮義也豈復能明察而去讒佞乎詩人之憂可勝道哉説者謂髦西夷之别名牧誓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髳與髦音義同是詩八章其二章三章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苑鬱下同 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諸侯皆不欲朝直遥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終之以懷諸侯葢王者之於八者皆足以致諸侯之從違今幽王暴戾無親而刑罰不中則於親親之道既失矣所謂刑罰不中如廢申后逐太子其大者如此則小者為可知故諸侯皆不欲朝謂王者之施於親者若此寡恩則其暴戾之政豈復可親近曰不可朝事謂不可親近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
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菀茂木也尚庶幾也不敢斥王故託言上帝也蹈動
也暱近也靖安也瘵病也極至也邁往也柳菀然而
茂可以庇下人豈不庶幾其可愒息也喻王者居勢
位可以庇諸侯豈不庶幾其可朝事也以王甚暴戾
變動不常如此我何敢自求暱近何敢自取瘵病使

我安以俟之冀其能改而後我將至王所故曰極我將往朝王故曰邁上二章諸侯同列相勉之言故曰俾予靖之下一章謂終不可朝事何為欲俟之故曰曷予靖之

有鳥高飛亦傅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傅臻皆至也前二章既以上帝斥王此章所謂彼人乃諸侯自指其同列也謂鳥之高飛猶可至於天而

彼之為諸侯者以王者不可朝事其心茫然無所至乃鳥之不如甚言其不可親近也何為我尚欲安以侯之王者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不可望其能改矣此諸侯所以不復來朝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民衣服不貳從七容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見古人也

小序言周人刺衣服無常蓋周室京師之人見中都

衣服侈異故作是詩聖人删詩特為潤色以為中都之風俗由長民者衣服不貳故見之於燕處之間者皆有常而不變易宜其民之化之其德之無二三亦如其衣服之有常也今不復見矣此皆聖人之遺言見之緇衣之篇誰謂詩序之可忽哉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㠯

說者謂都人也君子也古之長民者也士也女也長

民者所齊而成之者也竊以為不然凡中都之人四方視以為風俗君子女則中都巨室之女也於士言都人指其士之身也於女言君子指其女之家也中都之士女不為侈異之習由長民者有以率之於上也詩不及長民者特言士女耳然言士及狐裘充耳言女及尹吉皆非貧賤者也此章言都人之為士者黃衣狐裘為燕居之服而出言則成文章所謂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其服與言既相稱故其行

歸于京周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為法也下三章皆言士女此章獨言士盖既言行歸于周萬民望之以為法則若女則處君子之家不當言民望以為法則惡其褻也此所以不及女歟

彼都人士臺笠立緇側基撮七活彼君子女綢直留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悅

此章言中都巨室之士女容服儉素士則以扶須之草為笠以緇布為冠古者以草笠為尊野服而始冠

用緇布冠此皆紉賤之服而士服之其儉素可知也女則不為華靡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為高髻之類亦言其儉素也說者以綢直如髮為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為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他人所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旟則不能為說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為比以二為賦可乎今我不得見此儉素之俗所以心之不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結粉

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而實其耳也說者讀吉為姞謂尹氏姞氏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預曰尹氏周之世卿也宣公三年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詩以韓姞為厲王之甥則姞氏周之舊姻也尹氏既為世卿姞氏既為舊姻皆望族也此章言士之冠有充耳雖加嚴飾而不越於禮為

可貴女亦有禮法人見之不問而知其爲尹氏姑氏之女也今我不得見所以我心苑屈而鬱結不舒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權同）髮（下）如蠆（勑邁）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深則厲以帶之長反之於腰有如厲也蠆螫蟲尾末揵然似髮曲上卷然也此章言士則垂帶而能反之於腰女則理髮而能卷然不亂皆自斂飭之意今我不得見矣得見則從之往蓋思慕之至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餘我不見兮云何盱矣喜俱

旟言如旟之有旟也盱言張目而望也此章言士非垂帶如厲以帶之有餘也女非欲理髮如蠆以髮之有旟也皆言本非好為容飾之意我今不得而見矣所以張目而望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采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序言刺怨曠謂幽王之時征役之繁使民怨曠故刺

之耳他詩爲怨曠而作亦多矣皆明言刺其君或明言刺時此詩獨不言豈此詩作於當時不敢斥幽王歟說者遂生穿鑿謂婦人不當怨曠不能如汝墳之勉以正殷其靁之勸以義故刺之殊不知彼文王之時此幽王之時責婦人以文王之化而不刺幽王無以化之其可乎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弓六

自旦至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髮卷曰局

采易得之菜終朝不能盈匊心不在焉思其夫故也婦人以夫久役不歸不事膏沐故髪曲而卷不暇䘖也俟其歸始當沐耳凡詩有薄言皆未足之意謂沐而又沐也與卒章意同

終朝采藍盧談不盈一襜尺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占

藍可染青亦易得之物也衣蔽前曰襜終朝采之不盈一襜以思故也詹與瞻同五日所期之日也期逝不至故至六日猶不得見也

之子于狩(尺救)言韔(勑亮)其弓之子于釣(弔)言綸之繩

之子指其夫婦人思而不得見因念及夫在家時往狩我則為納弓於韔往釣我則為治綸為繩言其樂而相助也

其釣維何維魴(防)及鱮(敘)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婦人既思及漁獵因謂使其夫且歸復為魚釣之樂所得何物當有魴鱮之美而大果得此魚則當觀之又觀言樂而無已也是詩四章上二章興也下二章

賦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下同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詩所言皆宣王命召伯營謝邑之事豈南國之人在幽王時勞苦故思召伯而為此詩乎序言不能膏潤天下亦推廣而言之謂當時之卿皆能如召伯營謝說以使民則天下皆被其澤矣

芃芃蒲東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之

芃芃長茂貌悠悠遠行貌召伯穆公也宣王將以申伯邑于謝先使召伯往營之召伯能知民之勞有以勞之如陰雨之膏黍苗言民之說之如苗之長也

我任壬我輦力展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曷下同云歸哉

任謂負任者輦謂輓輦者車謂將車者牛謂牽傍牛者此言召伯之遇役夫有以得其懽心皆欣然從役其南行之事既已集辦不復久役遂命之以何不即歸蓋猶言何不也此其所以悅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盖云歸處

徒言徒行者御言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申言行事集辦何不歸處此言召伯勞民不厭於重複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正之貌謝功謝邑之功也召伯營治謝邑而征行之師烈烈威武所以能定申伯之宅所謂成之

者如此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名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名伯往營謝邑度其原隰之宜則土田治矣道其水泉之利則溝洫治矣此所以能定申伯之宅而申伯方面之體增重足以鎮撫南服而宣王無南顧之憂所以王心則寧也始終陳宣王之事以刺幽王之不然是詩五章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小人得志而在位則君子勇退而在野此消長之理也詩人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無將大車悔將小人之意同惡小人而悔將之好君子而喜事之此好惡之公也作是詩者其賢矣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洛下同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

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下濕曰隰詩人常配山以言之隰謂山下積水之地阿則隰之旁也有阿謂阿之所有也桑在阿故色常潤君子在野雖退而窮處常自得其樂猶桑在阿其葉雖然而盛沃然而澤幽然而密此乃人不知而不愠真君子人也故詩人思得見之其樂當如何謂其心樂君子之德音膠固而不可解所謂思盡心以事之者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章謂我之愛君子出於誠心而君子遠在於野不可以告語我既不能遠告君子以心之所好所以藏其愛於中未知何日可忘也與終不可諼兮之意同是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白華花同 下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之作是詩也

他詩皆刺幽王此詩獨刺幽后說者以為誤非也詩人謂幽王所以黜妻屏子皆由褒姒之故使褒姒無嫉妬之行能輔佐君子不至是也詩人刺幽后蓋箴砭其病源也病源弗除則下國之人化其無道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幽王豈能治之乎此白華所為作也

白華菅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一名野菅謂可漚以為菅詩人嘗以比孝子白華菅兮喻申后宜為后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蓋茅

之為用惟以藉物謂用在物下也詩曰白茅包之又曰白茅純束包與束亦猶藉也白茅束兮喻褒姒當在下為人所用不當上僣也之子指幽王我指申后也謂幽王黜申后而遠之使之失位而獨處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雲皃白雲天地之氣覆露菅茅潤澤不偏天步言天運也不猶言不如也謂天運艱難故幽王偏寵褒姒而棄申后是雲之不如也

滮符彪池北流浸子鳩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池水滮然而流雖爲微小猶可激之北流以浸漑稻田何以王者恩澤之大乃不能施及配耦而黜之此詩人所以悲嘯而歌有傷懷抱碩人指申后也念彼申后有碩大之德而見黜也衛莊姜失位詩人亦以碩人目之亦此意也

樵祖焦彼桑薪卬烘火東于煁市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可以蠶豈宜爲薪今樵者已薪之卬我也謂我以

桑薪烘于烓竈以充庭燎喻申后有碩大之徳而見黜猶以桑為薪也詩人以碩人見黜之故所以心憂而勞也煁烓竈也謂無釜之竈用以然火照物者

鼓鍾于宫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七倒

此章戒幽王勿謂縱褒姒為不善而人不知也譬之鼓鍾于宫中可謂幽深之地而聲則聞于外我念王所為常懆懆而不安王乃視我邁邁然踈遠曾不顧我何哉

有鶖_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章言幽王不分淑慝秃鶖性貪濁鶴性高潔二物皆以魚為食今鶖在魚梁鶴在山林是鶖得所而鶴失所也鶖喻褒姒鶴喻申后幽王養鶖而棄鶴詩人所以心勞而憂不已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匹鳥也鳥之雌雄猶得並棲于梁各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内今王乃棄申后曾禽鳥之不如由王惑

於嬖妾喪其良心所以不一其德衛風男女相棄詩人亦以二三其德責男子與此同意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扁卑貌乘石也疷病也扁然之石當履之以乘車喻褒姒止可以為嬖妾今王乃以為后是以卑人為主也王既以妾為后所以遠黜申后使我憂之至於病也是詩八章皆比而賦之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下同食嗣下同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說者謂是詩乃微臣從大臣出使於外而大臣不䘏其勞者也考詩三章或言我勞如何或言豈敢憚行信其爲道路所作夫貴而忘賤大不䘏小可謂無仁心矣此亂之道也故曰刺亂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下同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之載之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黄鳥即栗留也緜蠻小鳥貌或曰聲也於聲言緜蠻亦鳥之方雛故聽其聲緜蠻細弱不可辨蓋黄鳥之尚小者未能高飛升於喬木則其聲緜蠻或止息于丘之阿曲或止息于丘之一隅或止息于丘之傍側喻微賤之臣未能自致高位故依附大臣以出使故一章言道之云遠無如勞何二章言非敢憚行也恐

遲緩不能疾走耳三章言非敢憚行恐困躓不能至耳趨疾行也極至也國語曰齊朝駕而夕極于魯使大臣肯用仁心不忌微賤則必能飲食以濟其飢渴教誨以接其言語命後車以載之以免其勞苦之患矣大學斷章取止于丘隅之意義在知其所止耳或者牽合為說非善學詩者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故戶

饔於恭餼許氣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說者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亨人掌外內饔之爨左氏曰餼牽竭矣謂牲可牽行餼是已殺由是言之則幽王於同姓及賓之禮皆廢矣

幡幡（孚煩）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白交）之燔（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之

幡幡葉貌亨謂熟之也鮮者毛炮之乾者燔之柔者炙之治兔之宜也炮謂炮於火下燔謂燔之火上炙謂以物貫而舉之故炕火曰炙炕舉也燔近火炙遠火也亨瓠葉為飲酒之葅治兔首為飲酒之殽物之

至微薄者也君子謂古之王者與同姓賔客燕飲必先酌而嘗其旨否然後主人則酌以獻賔賔則酌以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醻賔其獻醻交錯禮文至縟也而所用之物若是其至微薄何哉盖幽王廢禮故甚言其薄者以愧之未必皆然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漸漸土銜之石下同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序戎狄叛之槩言之也此詩以荆舒不至之故征役

者久病於外詩人記士卒逺行深入蠻夷之地山川之阻風雨所困戰伐未休疾疫相仍故曰久病也荆謂楚也舒即舒舒鳩舒鄝舒庸舒龍謂之羣舒以地言之皆在周東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逺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直遥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矣山川悠逺曷其没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漸漸山石㢘利髙峻皃武人將帥也没盡也言士卒

從將帥東征所歷之路山石㢘利高峻攀援陟降人馬俱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山川重複勞苦之極何有窮盡且憂將帥不得朝于京師不得出此險阻憂已而不忘將帥厚之至也

有豕白蹢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沱徒何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蹢蹄也烝衆也畢星也離歷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東南之豕四蹄多白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此雨之

候見于地也畢爲陰雨之星月離畢星則雨此雨之

候見于天也士卒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故見雨之

候又憂將帥亦寤陰雨不遑及他也與上二章之意

同是三章皆賦也

苕條下之華花下同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𠀍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下則戎狄交侵征伐不息上則天降饑饉民卒流𠀍

周室不可為矣故詩人閔之而已

苕之華芸云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

青青子零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苕陵苕也華將落則黄芸者黄之甚也青青則華盡

落獨有葉耳以凋落之苕華比周室衰微之極雖未

已猶已也憂而至於傷生不如死之愈人情至此所

謂其民困也

牂子桑羊墳扶云首三星在罶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可以飽

羊牡曰羒羊牝曰牂墳大也三星心星也罶寡婦之笱也牂羊而墳其首瘠之甚也三星之光在罶以夜而漁也牝羊能生育人所愛惜且瘠而首大此豈忍充庖厨而今食之矣寡婦無助不可以夜出今以無食之故賴三星之光而施捕魚之笱此二者皆爲饑饉所迫不得已之甚也雖然羊也魚也亦姑可以爲食耳豈可望飽乎蓋非穀粟不飽也是詩三章上二章皆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佩

此詩所刺主意在視民如禽獸之一語蓋當衰微之時外則四夷見侵内則中國叛去果能用兵以救亂亦豈得已哉惟其無不忍人之心輕用其民征伐既久士卒凋耗又驅市人而戰無有得免者所謂何人不將何人不矜是也豈非視民如禽獸乎此君子所以憂周室之將亡也説者曰文王視民如傷周之所

以興幽王視民如禽獸周之所以亡可不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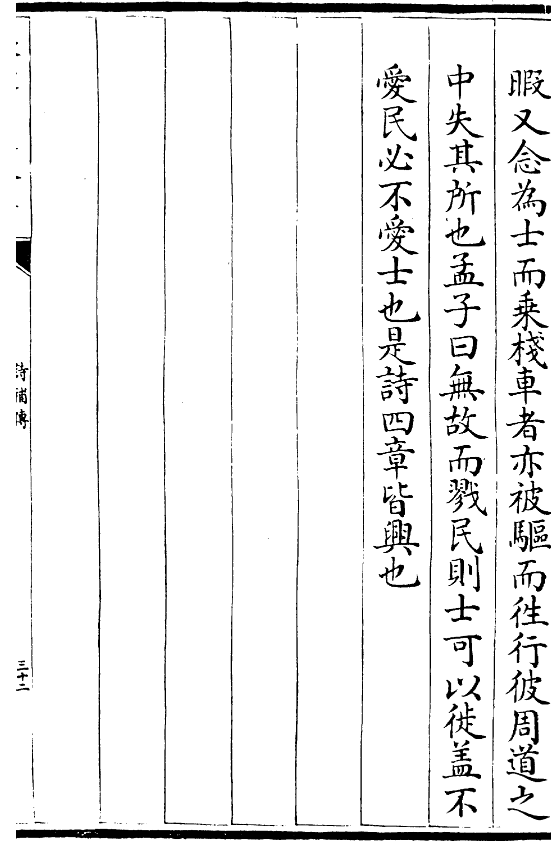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草至秋則色變而為黄至冬則黄者又變而為玄矣玄黒腐也此以興征役之久也何日不行謂自草之生而至黄而且黒猶未息也何人不將謂何人不相從而行也何人不矜謂何人不無妻而矜也經營四方謂征伐非一方也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謂幽王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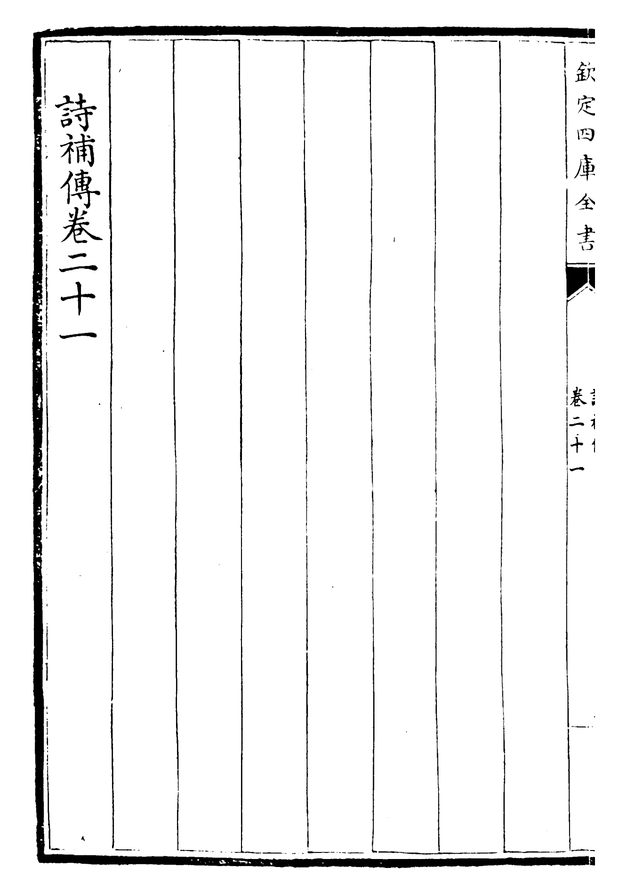
役夫不以為民而不知愛也

匪兕_{徐履}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_{薄紅}者狐率彼幽草有棧_{士板}之車行彼周道

率循也曠空也芃毛尾長貌棧車士車也說者以為役車蓋不得其說也此二章兕虎有狐之喻謂王既視民如禽獸則視士亦然兕虎當在曠野今我民非兕虎而使循曠野而行狐當在幽草今我士非狐而使循幽草而行故詩人既哀征役之夫朝夕奔走不



暇又念為士而乘棧車者亦被驅而往行彼周道之中失其所也孟子曰無故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盖不愛民必不愛士也是詩四章皆興也



詩補傳卷二十一

謹按第十二頁前一行經無自暱焉刊本暱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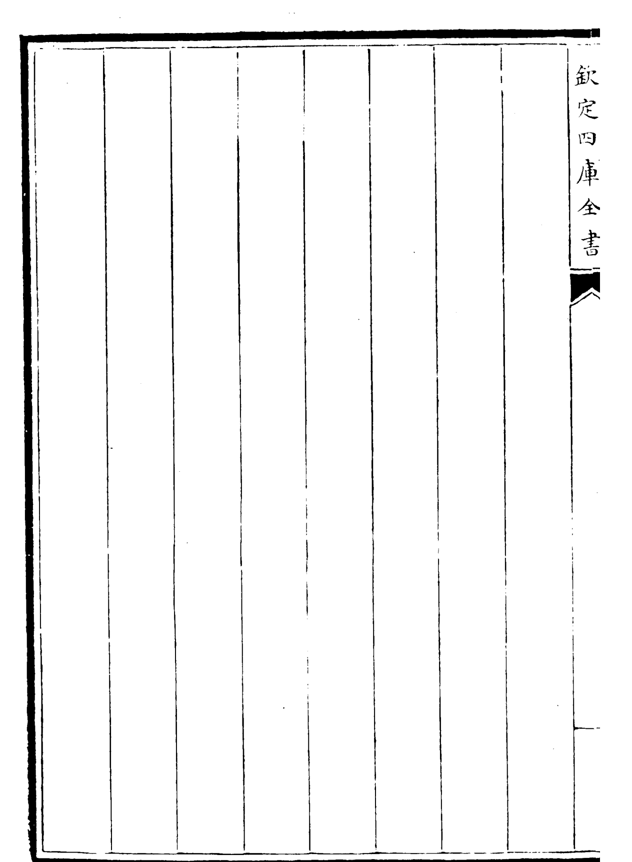
前五行八行傳並同據經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傳二千五百人為師刊本二訛

五據周禮注改

第二十頁前二行經王心則寧刊本則訛載前六

行傳同據經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宋　鍇